

国际超级畅销书《如果我留下》作者

「美」盖尔·福尔曼 著

崔扬 译

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……

那一天

JUST ONE DAY
GAYLE FORMAN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[美] 盖尔·福尔曼 著
崔扬 译

那一天

JUST ONE DAY
GAYLE FORM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一天/(美)福尔曼著;崔扬译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21-5759-4

I. ①那… II. ①福… ②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38345 号

Just One Day

© 2013 by Gayle Forma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Gernert Company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5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394

责任编辑:于晨

特约策划:邱小群

封面设计:汪佳诗

那一天

〔美〕盖尔·福尔曼 著

崔扬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12.25 字数 233,000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59-4/I·4591 定价 39.00 元

献给马乔里、塔玛尔和莉芭

不惮辛劳不惮烦……

世界是一个大舞台，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，
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，也有上场的时候。
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……

——威廉·莎士比亚《皆大欢喜》

第一部

一天

—

八月

英格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（莎翁故居）

如果莎士比亚搞错了呢？

“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。”此语出自哈姆雷特之口，大概算得上莎剧中最经典的独白了吧。在高二英语课上，我曾死记硬背莎翁剧本的经典台词，直到现在我还能准确无误地背出里面的每一个字。但我从未琢磨过其中的含义，而只是把它们妥善地塞进脑子，只为了拿到那门课的 A。然而，如果莎士比亚或者哈姆雷特问错了问题呢？也许，真正值得思考的并非是否生存，而应该是如何生存吧？

可我的问题是，好像从未问过自己“如何生存”之类的问题。如果不是受了哈姆雷特的启发，或许我还是那个艾丽森·希利，做我当下该做的事：跟着旅行团去戏院看那出名剧——《哈姆雷特》。

“天呐，这儿太热了，我没想到英国会这么热。”我的闺蜜梅勒妮边说边绑起马尾，还用小风扇直吹她汗淋淋的脖子，“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门打开啊？”

我看了看梅勒妮后面的福莱太太，她被梅勒妮和众人称为“我们无畏的领袖”。此时，福莱太太正在跟托德讲话——一位历史系的研究生，我们旅行团的副队长。福莱太太很可能在谴责他的一些不当行为。两个月前，我高中毕业的时候，爸妈就把一本介绍“青年旅行团”文化盛宴的小册子摆在我面前，其中像托德这样的研究生被称为旅行团里的“历史顾问”，他们的作用在于增强“青年旅行团”的“教育价值”。可到目前为止，托德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增加宿醉的频率上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把大家带出去喝酒。我觉得今晚大家一定会更加疯狂的，毕竟，这是我们整个旅行的最后一站——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。这里本是一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历史小镇，现在却变成了酒吧一条街。而且，好多酒吧的名字取自莎翁作品，以便招揽游客。

此刻的福莱夫人正踩着雪白的旅游鞋，穿着熨烫整洁的蓝色牛仔裤，以及印着“青年旅行团”的马球衫，在那里训斥托德。有几个晚上，托德把大家带出去喝酒的时候，福莱夫人跟我说她应该给总部打电话如实汇报情况，但她似乎从未这样做过。我猜想，个中原因大概是在她训斥托德的时候，托德总跟她调情。

“我想七点能开门。”我跟梅勒妮说。我看看腕上的手表——这是我的另一份毕业礼物，黄金材质，背面刻着“前程似锦”，戴在汗淋淋的手腕上是那么的重。“现在六点半了。”

“老天，英国佬太爱排队了。他们应该跟那些总喜欢蜂拥而入的意大利人学习一下。”梅勒妮扯了扯她的迷你衫，又整了整吊带，“罗马，上帝啊，好像一年前发生的事儿。”

罗马？六天前我们游览的地方，还是十六天前？在欧洲旅行的种种——除了机场、大巴、老建筑和量贩菜单——似乎都化成一团模糊的记忆。当父母把这趟旅行作为高中毕业大礼送给我，我还有点犹豫不决。但老妈向我保证，她已经做过详细的调查，“青年旅行团”绝对值得信赖；它不但会照料好参团的每一名游客，还会在旅行途中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，我会被照顾得很好。“你一定不会感到孤单的。”父母向我保证。当然不孤独，梅勒妮也报名了嘛！

爸妈的话没错，旅行团的管理确实严格。福莱夫人用她的鹰眼紧紧盯着我们每个人，搞得队友们都在背后说她的坏话。但我对她的敬业精神还是心存敬意的。她天天查点人数，她反对我们这些青少年逛夜店——尽管按照欧洲法律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到了可以饮酒的年龄。但除了我，似乎没有人肯体谅福莱夫人的敬业精神。

我从不不去酒吧，而是常跟梅勒妮躲在酒店房间里看电视。我们总能在酒店里找到一些美国电影，就像我和梅勒妮常在周

末约在彼此家里，捧着一桶爆米花看片子。

“我都要被烤焦了。”梅勒妮呻吟着，“怎么还像中午那么热啊。”

我抬头望望天。太阳像个大火球，云朵在天空迅速移动，我喜欢它们疾走如飞的样子，无人能挡。看到这样的天，你就知道英格兰是个岛国了。“至少它没再给我们来个瓢泼大雨，你就知足吧。”

“你有扎头发的发套吗？”梅勒妮问道，“哎，你一定没有。我打赌你现在爱死自己的发型了。”

我用手摸摸后脖颈，空空无物，裸露的感觉好奇怪。“青年旅行团”的第一站是伦敦。到伦敦的第二天，我们有几个小时的自由购物时间。我想购物已经成了来伦敦旅游的一种文化现象。那时候，梅勒妮总劝我剪短发。她说剪短发是她宏伟计划的一部分——她打算在进入大学前重塑自我。早在飞往欧洲的航班上她就向我解释这个计划：“在大学没人知道我们是模范生。我是说，咱俩太漂亮了，没法再做好学生了。到了大学，我们要变得聪明点。既要酷，又要机灵，而这两样品质可从来都不会互相排斥。”

对梅勒妮来说，“自我重塑”等同于重新置办自己的衣橱。她把大半的零花钱用在百货商场，还把自己的名字梅勒妮缩写成了梅尔。为了提醒我用新名字叫她，她在桌底下用脚踢了我好多次，可我就是记不住。总之，由于梅勒妮的宏伟计划，

“自我重塑”于我而言就意味着被规劝剪短发。

当我看到镜子中被“重塑”的自己，竟忍不住尖叫起来。自有记忆以来，我一直留着没有刘海的黑色长发，现在这副模样无论如何也不像我自己。旅行不过两天，我的胃就空空如也，满腹乡愁。我多么想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啊，那儿不仅有我熟悉的桃红色的墙壁，还摆放着我淘来的古董闹钟。可是，如果我连毕业旅行都弄得一团糟，将来怎么能驾驭得了大学生活？

渐渐地，我适应了自己的新发型，想家的念头也弱了下来。不管怎样，旅行快接近尾声了。明天，绝大多数团友都会搭上大巴，直奔机场，飞回美国。只有梅勒妮和我，还要乘火车去一趟伦敦，拜访她的表亲。我们打算在那里住上三天。除此之外，梅勒妮还打算在临走前光顾一趟为我理发的那间发廊，把她头发挑染成粉色。我们还计划去一趟伦敦西区剧院，欣赏《顺其自然》。直到周日，我们才飞回家。而后不久，我们就要开始各自的大学生活了——我在波士顿读大学，而梅勒妮则在纽约。

“解放莎士比亚！”

我抬起头，看到十几个年轻人组成一队正向我们走来，边走边散发彩色宣传单。我一眼就看出来他们不是美国人——没有穿白得发亮的网球鞋或是工装短裤。他们都异常的高大、瘦削，长相也很不一样，就连他们的骨架结构都能说明他们的外

族身份。

“哦，给我来一张。”梅勒妮伸手要了张海报，用来扇风。

“上面写了什么？”我问她，目光却随着队伍移动。在埃文河畔斯特拉德福的这条街道上，他们就像跳跃在绿色底板上的橙色火焰一样乍眼。

梅勒妮看看海报，皱皱鼻子道：“游击队意志剧团？”

一个女孩顶着一头红色条纹的挑染发——梅勒妮艳羡已久的那种颜色——走到我们身边说：“我们剧团的宗旨是让莎士比亚大众化。”

我仔细地看卡片上的内容，上面写着：“游击队意志；莎士比亚无国界；被解放的莎翁；免费看莎剧；为了大众的莎士比亚。”

“免费看莎剧？”梅勒妮读道。

“是的。”红头发女孩用带口音的英语回答道，“莎剧不是为了给资本家赚钱。莎士比亚可不会这么想。”

“你认为他不想卖票赚钱？”我并非想找茬，可我分明记得电影《莎翁情史》的情节，表现的是莎翁如何被生计所困，欠各种人钱。

这女孩翻翻眼珠，我开始觉得她傻愣愣的。我低下头，这时一个黑影罩下来，挡住了刺眼的阳光。随后，我听到一串笑声。我抬眼看，却无法在逆光中看清面前这个人的模样，只能听清他说的话。

“我觉得她的说法有道理。”他说，“一名饥肠辘辘的艺术家，不会有那么多浪漫的想法。或许在你挨过饿之后，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。”

我眯着眼，终于看清了这个家伙。他很高，足足高出我一英尺，身形瘦削。他有一头深浅不一的金色头发，眼睛棕褐近乎黑色。我不得不歪着头仰脖看他，而他也正歪着头俯身看我。

“莎翁早已作古，他不会从坟墓中爬出来向我们收版税。但我们可是活生生的人。”说完，他张开手臂像是要拥抱整个宇宙，“所以，你打算看什么？”

“《哈姆雷特》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，《哈姆雷特》。”他的口音非常轻，几乎让人觉察不到，“我倒是觉得像这样的夜晚，还是不要浪费在悲剧上。”他看着我，像在探寻答案。随即他微笑道：“如果不想闷在屋里，我们正在户外排演《第十二夜》。”他递给我一张宣传单。

“我们再考虑考虑。”梅勒妮用忸怩作态的声调回答道。

这家伙耸耸肩，耳朵几乎贴到肩头。“随你们。”他说，然而目光却一直落在我身上，然后又走向他自己的队伍中。

一直目送他们的梅勒妮说道：“哇哦，他们怎么不在我们‘青年旅行团’里呢？文化盛宴？那才是我向往的文化啊！”

我看着他们远去，觉得有种神奇的力量在吸引着我：“你知道我早就看过《哈姆雷特》了。”

梅勒妮看着我，她那对精心修剪过的眉毛顿时一挑：“我也是，在电视上看过，不过……”

“我们应该去……看那个。我的意思是那肯定是不一般的感受，一种文化体验啊，这正是我们父母送我们来旅行的目的呀。”

梅勒妮大笑：“看看你，才出来多久，就变坏啦！但是你怎么对付我们无畏的领袖呢？看起来她又在准备清点人数了。”

“这温度确实让你吃不消吧。”我说。

梅勒妮看了我一会儿，眼睛狡黠地眨了一眨。她舔舔嘴唇，坏笑起来：“是啊，我简直要中暑了。”梅勒妮转向保拉——一个钻研旅行攻略的缅因州的女孩，然后说道：“保拉，我头晕得很。”

“可能是天太热了。”保拉说，同情地点点头，“你应该补补水。”

“我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，眼前出现很多小黑点。”

“别太夸张啊。”我小声嘟囔。

“当然要演得夸张点啦。”梅勒妮也小声回应我，似乎很享受此刻的表演，“天呐，我要昏过去了。”

“福莱夫人。”我叫道。

福莱夫人将目光从点名表上移开，走了过来。我看到她满脸焦急的神情，有点于心不忍。“我想梅勒妮，我是说梅尔，中暑了。”

“你现在很难受吗？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进去了，剧院里面很凉爽。”福莱夫人用一种混合着伦敦腔和中东口音的英语说道。人们常常取笑她的口音，因为听起来总感觉有点装腔作势。我倒是觉得她会有这种口音，是因为她自己是墨西哥人，又在欧洲待过很长时间的缘故。

“我感觉自己要吐了，”梅勒妮继续渲染，“我可不想吐在天鹅剧院里。”

福莱夫人的脸色暗了下来。我不知道是因为她想到梅勒妮吐在天鹅剧院里的情形，还是因为在如此接近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地方梅勒妮用了“呕吐”这样的字眼。“哦，亲爱的。我还是陪你回酒店休息吧。”

“我陪她就行。”我说道。

“真的吗？哦，不行。你应该留下来看《哈姆雷特》。”

“不，没关系。我能照顾好她。”

“不行！照顾她是我的职责，怎么能麻烦你呢？”我看得出她在动摇。

“真没关系，福莱夫人。我以前看过《哈姆雷特》，而且酒店就在广场不远处。”

“真的吗？哦，那太好了。你相信吗？虽然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带这个团，但我还从未看过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表演的《哈姆雷特》呢。”

此时，梅勒妮在一旁呻吟起来。我用肘轻轻地戳了她一

下，然后对福莱夫人微笑道：“那你的确不该错过这么好的表演。”

她庄严地点点头，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讨论类似皇位继承的重要事务一样。随即她拉住我的手道：“艾丽森，跟你出行真是件愉快的事，我以后一定会想你的。如果现在的年轻人都能像你该多好。你真是一个……”她停顿了一会儿，好像在搜索恰当的字眼，“好姑娘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我机械地回应道。她的夸赞让我心虚起来。或许是因为她对我用了她能想到的最好的词，或许是因为此刻的我并不是什么好姑娘。

“好姑娘，天哪。”一离开队伍，梅勒妮马上嘲笑起我来，她也不用再装出虚弱无力的样子。

“小声点，别让人发现。”

“哇，你还真能装。如果你此刻问我，我一定告诉你，如果你做演员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。”

“我可没问你。你快点看看那个户外演出在什么地方？”我看着手里的宣传单，“运河港区？那是哪儿？”

梅勒妮拿出她的手机——不像我的手机那么衰，一到欧洲就不好使了。她打开地图应用程序说：“好像在临近运河一带。”

几分钟后，我们来到河滨附近。那场面就像嘉年华，人潮涌动。在岸边泊着各种各样的船，船上兜售各种小东西，从冰